

春游古南池

朱守文(任城)

喜欢一个人用或快或慢的节奏行走,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很美妙,特别是漫步在风光旖旎的古南池,更让人身心愉悦!

初春的清晨,旭日东升,阳光照在王母阁湖上,波光粼粼。风吹起,一池春水荡漾,波浪拍打着岸边的石块,发出“哗哗”的响声,似乎与岸上飘舞的柳枝相互致意:冰封了一个冬季的湖水,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敞开心胸了;二月春风似剪刀,把干枯的柳条裁出了嫩嫩的黄芽!它们像久别重逢的好友,充满热情和惊喜,更像一对恋人在互诉衷肠……行走在高低不平,曲曲折折的环湖小径上,耳边回荡着公园播放的音乐,此情此景,有再多的惆怅也都消融在水波中,有再多的郁闷,也都消散在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中!

在湖的东南方向有一座风格朴实的建筑群,这是为中国当代词坛泰斗、剧作家乔羽先生于2014年12月8日建立的艺术馆。在通往艺术馆的小路两边陈列着石雕书页,上面镌刻着《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爱我中华》《牡丹之歌》……未进艺术馆就感受到了经典歌曲的魅力,读着唱着,就被优美的歌词所感动,被这些熟悉的旋律所陶醉。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乔羽艺术馆东墙角有二株梅花树。梅花不畏严寒侵,笑傲枝头报春音,今年的梅花开得特别漂亮,在这乍暖还寒的早春赏梅,更能感受到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正是石榴发芽时

王继法(任城)

每年清明将至时,记忆里总会吹来一缕轻柔的风,悄然吹向我家老院子的那棵石榴树,也带我回到了那段满是温情的旧时光。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张珍贵的全家福,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拍摄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我年仅5岁。照片里,石榴树刚刚发芽,嫩绿的叶芽在枝头悄然探出头,像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

照片里,父亲和母亲坐在中间的长凳上,他们的脸上带着岁月的痕迹,却也满是安宁。父亲年近60岁,鬓角斑白,目光里藏着历经沧桑后的沉稳;母亲刚过50岁,眼神温柔,笑容里都是对子女的疼爱。20多岁的三哥是个失去左腿的残疾人,一条拐杖支撑着左边的身体,右腿艰难地站立,脸上却充满了自信的神态;十七八岁的五哥,身姿挺拔地站在三哥身旁,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我和比我大4岁的姐姐,坐在父母前面的小凳子上,也许是光线太刺眼吧,我的眼睛微微眯起,模样青涩又懵懂。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41年,母亲也走了12年,三哥在两年前撒手人寰,五哥已过古稀,姐姐也过了吃肉(66岁)的年龄,而我,也已过了父亲拍这张照片时的岁数。因搬家,这张珍贵的照片多年前就找不到了,却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特别是每年石榴发芽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照片中全家人的样子。

又到石榴发芽的清明节前夕,我和五哥、姐姐相聚在一起,又一次谈起了那张记忆中的照片。回忆中,那棵石榴树依然郁郁葱葱……

在坟前,我看着田间苗圃里嫩绿的新芽,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亲人虽已离去,但他们的爱与温暖,却永远留在我们心间,如同石榴树的新芽,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继续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

暖春的厚礼

王爱玲(鱼台)

暖春,轻触世间便可唤醒沉睡万物。在这满是希望的季节里,我收获了一份远胜春天本身的珍贵礼物——外孙的诞生,还有女儿平安的喜讯。

那是个阳光格外灿烂的日子,我和亲家却丝毫感受不到春日的惬意。女儿被推进产房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在产房外的大屏幕前,我们紧张得厉害,双眼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屏幕上女儿的名字,生怕错过任何信息。当“手术中”三个字赫然映入眼帘,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焦虑如汹涌潮水般袭来。我只能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默默祈祷,祈求上苍保佑女儿和孩子平安。

每一秒的等待都无比煎熬。女婿来回踱步,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手指不自觉地揉搓着衣角,试图用轻松的语气安慰我们:“没事,有大夫和护士呢!”可他自己脸色苍白,眼神中满是藏不住的担忧。亲家两人紧紧盯着屏幕,嘴唇微微颤抖,嘴里不停念叨着,我们相互安慰,可谁都无法真正平静下来。

半小时后,护士的呼喊声骤然打破令人窒息的寂静:“谁是××(女儿名字)的家属啊?”我的心猛地一揪,恐惧瞬间涌上了心头。来不及多想,我和家人迅速冲了过去。宝宝被推了出来,我匆匆瞥了一眼这个崭新的小生命,便将目光急切地投向了产房——女儿还在里面。护士告知是个男孩,可我根本无暇细听,直到女儿被推出产房,看到她虽然疲惫却安然的面容,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女儿看向我们,嘴唇微颤,眼角泛起泪光。我和她爸、女婿紧紧握住她的手,互相望着,眼中皆是激动的泪花。女婿红着眼眶,轻轻亲吻了女儿的额头,那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深深的疼爱。

宝宝的奶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一路小跑着把红包掖到宝宝被窝里,眼里满是对新生命的慈爱与祝福;而宝宝的爷爷,激动得有些晕头转向,那副手忙脚乱的模样,让人既觉得好笑又感动。

回家的路上,鸟鸣清脆悦耳,仿佛在为新生命的诞生欢唱。行人似乎都带着笑意,每一张笑脸都仿佛在分享着这份喜悦。这个暖春,外孙的诞生是生命的延续,是未来的希望;女儿的平安则是我心中最大的慰藉……

写作的时候

蔡月萍(太白湖新区)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世界就活动起来。”这是作家普里什文的一句话。没错,写作不仅是动脑子的事,更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验。

如如对过往。有些事情虽然印象不深,一旦要写,也会调动全身的细胞,把回忆认真地翻找一遍。不止是大脑回忆,有时要问别人,有时要看老物件、找老照片。感觉就像农民种地前,翻松一下土地,庄稼会长得更旺似的。这写作对生活的淘翻,也让自己的历史好像有了更多回味。

如如对未知。一旦碰到感兴趣的事,若想看,好奇心也随之增强,总想探索研究,甚至身临其境。明白所以,然后心满意足。

如如对日常。原来熟视无睹的事情,一旦有了想写的念头,就会留心留意,使心思变得细腻。认真观察,区分其中的细微差别。给世界增加了层次,自然变得更丰富。

这就是写作,一种双向奔赴,丰富了写作,也丰富了生活。结合自身来看,我算不上真正的写作者,只能算初级文学爱好者吧?而对自己当前阅读和写作定位,我是这样理解的:一是记录、丰富自己的生活,二是柔软自己的内心。

一件旧物一个故事,一段过往一种回味。当写作的时候,和世界的沟通就多了起来,不仅输出文字,更能品味文字的味道,也能发现生活的美好。

书香醉人

李淑君(汶上)

书,静静地摆在那儿
闪着月亮的皎洁、太阳的耀目
谁走进它们
谁就被笼罩,就被沾染上馨香

一双双脚走向它
依恋、倾听、徘徊
《胡笳十八拍》《女诫》、凄凄惨惨戚戚
未若柳絮因风起
无不是书的赠予
知识的凝聚
她们扎根于知识的土壤
努力成长
结出了一枚枚甘甜的果子
我吸吮着,陶醉其中

太阳,不再是一个圆圆的发光体
它有许多美丽的名字:羲和、骄阳
它不止带来光明
还象征希望与信仰
花朵,不止是植物的一部分
还是爱与美
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这些优美的诗句,点化了花的灵魂
对于不理解,我不再苦恼
这就是人间参差不齐的风景
面对人生,不再迷茫
日日新,是经典的光芒

书,静静地摆在那儿
是时间里行走的渡船
我,乘上它,从此岸到彼岸
从一张白纸,到繁花似锦
再到一张白纸,泼墨,醉意平生
听花,笑雨

家在汶水上

赵洪顺(汶上)

汶水悠悠,淌过岁月的诗章
青青水畔,是梦的温床
蜿蜒向家的方向
运河水脊,撑起南北航运的重担
世界文化遗产的荣光,是闪耀的勋章

孔子曾罕于此,智慧的光芒
让文明的长廊熠熠生辉
德政的火种,点亮仁政最初的曙光
礼仪的风,吹过千秋的守望

小县不大四尚书的美名
在历史的长河徜徉
庄严肃穆的宝相寺,梵音清润着尘心
莲花湖湿地,如洒落在大地上的明珠
点缀着每一寸优美生态

我的每一丝情愫
都系着美丽的家乡
这片厚重的土地
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就像一首动人的旋律
永远让我心潮澎湃,意气激昂